



中国第二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搜狐
投稿平台: <http://vip.book.sohu.com/zt/13wlvx/>

诗歌赛区>>

月夜的荒径 (外五首)

作者:庄海君

一条荒径,与季节的旅程
在秋风里郁郁独行,落叶开始沉默
你的路过,让野草选择枯萎
默默地,守候着身后的往事
说过的寂寞,乍暖还寒
悄悄地潜进这里,蹂躏一片月色
隐藏在草丛心里的岁月,或许早已生锈
错乱纹路的涂鸦,发酵着淡淡的青丝
故事以外,一块路石改变一山星光的温度
含着泪水,修改这个夜晚的宁静

清明,点亮心灯

一片云雾,定格了一个日子的心情
村庄的寂寞,被清明燃烧,放大
诗人的眼神,淹没了相思的脚印
满山的坟情,吻着春风的悲伤
一树带雨的杏花,写着四月的诗
野草抽泣的,尽是碑文的故事
趁春雨还未入眼,点亮一盏心灯
在夜的路口,照亮亲人的归途
披一身相思,抚摸墓碑上温热的名字
借一村的春风,与亲人对饮杏花酒

路过,一场春雨

四月的诗歌,路过一场春雨
诗行朦胧,淋漓着春蚕的梦
每一次蠕动,都含满忆情
曾经说过的故事,在雨中抽丝
身影稀疏,颤抖着寂寞
被解剖的情节,泛着一层层的血丝
我的诗歌泄露着春风的情感
一个转身,淋湿了前生今世
用泪水收集的旅途,喂养着过客的空寂
被搁浅在路口的凝视,忆起了冬日的露珠

空椅子

一直以你的背影,是我梦里的方向
直至冬天的眼神,静止在你的心里
季节的絮语,落满我的梦
那飘逸的气息,写着你的名字
我不是有意,将思念悬挂在不可企及的高度
让走失的颜色,涂白你的心灵
一声鸟鸣,击起了你的心事
泛着层层涟漪,轻盈地蔓湖
荡漾,放大,直至消失
那些被季节收藏的故事
被遗忘或者想起,都只是一次过程
疼痛的伤口,是风的语言
是雪地里的牛郎星,细数着七月七的日子
失语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
将我的呼喊,埋葬在你的影子里

手机里的光

触摸不到的,也是来不及收回的
都在眼睛里,笑着苍白的生命
像一条变色龙,张开四方形状的嘴
吐出半圆的舌尖,在夜里
倾听深蓝的晚秋,思念的气息
闪烁着距离的名字,密码是凌晨三点一刻
貌似神马的,是我所爱
码字浮云的,都是亲人

面对

漂泊之后,时光在心灵深处
留影,风声是日子的产物
遁入残壁,颤抖着最后一道防线
诗意在风中弯腰,梦想
被黑暗的行者,蚕食着
面对,是一种选择吗

通俗清新 抒情自然

庄海君的短诗,多选取生活中时间或空间的某一片段,无论月光下、雨水中,还是清明、立春,诗人都能从广泛的自然界和社会的点点滴滴的小细节出发,抒发情感,表达哲思,语言通俗易懂,却清新流畅,情感真挚自然,不失为一组不错的小诗。同时,诗人也发挥了小诗在长度和表现方式上注重瞬间感和情绪内爆的特点。如果能将情感进一步浓缩,有几个更具艺术冲击力的细节,将会更好。

点评:房伟,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山东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现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散文赛区>>

罗布淖尔胡杨舢舨之殇

作者:快乐一轻舟

在西域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的尉犁县境内,一个人口稀少的罗布人村寨的南边,一棵胡杨树旁,你静静地躺着。

你的北边是罗布淖尔海子。不过,眼下,它只剩下一湾浅水,已经干涸的大面积湖床上,到处是纵横交错的龟裂缝隙,就像身负重伤的边关将士,全身伤痕累累;斑斑点点的白色盐碱细末粉屑,东一片,西一片,就像造物主一滴滴伤心的眼泪,随着时光的流逝,泪干了,悲恸落泪的痕迹却长久浸渍在大地上。

你的南边,就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最北端的边缘,不远处,就是连绵起伏的沙丘。沙丘上,白亮刺眼的阳光下,有点点如蚁的游人,还有蜿蜒前行的驼队和稀稀拉拉的胡杨,东一堆西一簇的红柳、梭梭草、骆驼刺,给空旷阒寂的茫茫空间点缀些微生机。

而你,就在这空旷阒寂的空间里,阒寂无声地躺着。

也不知,你躺在这里,迎来了多少日出,目送过多少日落?在漫长的岁月里,你眼看飞沙走石的沙尘暴一次次肆虐,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步步侵略和扩张,罗布淖尔海子一寸寸败退和萎缩,会怎样一次次心如斧刀切割?

其实,你只能算是一条舢舨小舟,很窄小的船体,两三尺长的船身,也就能容下两三个人的船舱。

但我相信,你年轻的生命,一定曾经在碧波浩渺的罗布淖尔海子里轻捷荡漾:肥鱼在你狭小的船舱里挤挤攘攘;冬不拉明快的音乐节奏,在年轻的渔夫手指下轻盈流淌。岸边,夕阳的光辉,将胡杨渍染得一片金黄。升腾着烤鱼香气的罗布人村寨,笼罩着神秘的光芒。当朦胧而柔和的月光笼罩着胡杨林,那个年轻的渔夫

和他身姿窈窕的恋人,在你狭小的船舱里激情拥吻,呢喃着地久天长。

三

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你的母体本是一棵茁壮的胡杨。

一棵胡杨树,在一千年的沧桑岁月里,铸炼成雄赳赳壮士风光。当它不再春来绿叶婆娑,秋来一派金黄,它粗壮而傲岸的气概,一定诱惑了那个年轻渔夫的爷爷或者爸爸勤劳的目光,于是,他们挥动筋腱鼓胀弹跳的胳膊,一斧一斧,把它最粗壮的部分截取下来。一凿一凿,掏空了它柔软的心脏,多少天过去,将它一千年死而不朽的坚硬躯壳雕琢成一叶舢舨的模样。灰白的原木色,粗糙的雕琢,使你保留了几分原生态的粗犷。

那一天,他们将你放舟罗布淖尔海子,从此,你就成了辽阔湖面上的一道轻捷荡漾的风景,肥美的鱼儿在你的周围来往穿梭,织出一道道绵软而蜿蜒的经纬,那一道道经纬,织成了罗布人捕鱼为生的幸福时光。

四

当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寸寸吞噬罗布淖尔海子,你自由游弋的湖面一天比一天萎缩,罗布淖尔海子里的鱼儿也在一天天减少,有些被冲到滩涂上的鱼儿,一开始,还蠕动着身子,用尾巴拍打着盐碱地面,最终,就毫无声息地死在那里,日子久了,被干燥的气候风干成僵硬的鱼干。

岸边茂密的胡杨树,一棵棵干枯而死,有许多棵,树皮脱落,裸露出苍白的躯体,那坚硬的枝杈,如刑天舞干戚一样,悲愤地直指苍天!

罗布人眼里,也日甚一日地笼罩着惶惑而惆怅的雾霾,他们自由而散漫的幸福时光,随着你船舱里鱼儿一天比一天减少,也一微米一厘米一分米一米地缩短。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

五

你大概已经记不清,从何时开始,你被搁置在沙滩,到如今,你灰白的躯体,依稀可辨的斧凿印痕,成了游子眼里可供欣赏的一道穿越时光的古董器物。你也许不知道,你是该悲哀,还是该庆幸?

但你知道,当年,那年轻渔夫,在你的躯体上赳赳挺立,双手一挥,将硕大的渔网划出优美的弧线,然后,拉回满网兜的鱼儿;不知何时,他早就长眠盐碱地或者沙丘里面。如今,他的重孙的重孙、曾孙的曾孙,也已满脸沟壑纵横,白髯飘飘,坐在草棚下,扮演着百岁老人的古董角色,在旅游旺季里,也同你一样,供前来游览的游客玩赏。他们弹奏着冬不拉和手鼓,发出的声音,却是喑哑啾啾,向四处散发着焦躁和无聊。在烤炉旁,几个年轻的罗布人后生,在用极其夸张的动作表演着古老的烤鱼,你知道,那被穿在铁串上的烤鱼,本是来自不远的罗布淖尔海子,而那几个后生,却大声叫喊,“罗布淖尔海子里的鱼,又鲜又美!”

你也许不知道,这源自对历史和现实的嫁接技术,还是源自穿越时光的艺术想象?

你也许不知道,对今天的罗布人来说,他们如今的生活方式,是无奈的接受,还是睿智的抉择?是向新的文明社会存在的靠拢,还是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衰落?

六

我拍打着你的躯壳,嘭嘭!你给我的回应,依然坚硬而响亮!

我便相信,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休养生息,你每一条筋脉里,还盘旋着重返罗布淖尔海子的希望,你的血肉里,还积聚着可以纵横驰骋的能量!一旦有机会重新在湖水

里荡漾,你也许会少了些激情和速度,但会比往日爆发出愈加沉稳负重的潜能和力量。

过去的无数岁月里,你长久被冷漠遗忘,你身旁的旧船桨,也恰似孤独游子身旁的书童,终日寡言少语。今天,你即使被欣赏,也只是感觉到身上掠过一道道匆匆浏览古董的好奇目光。

这样也好,你不但会有很多时间沉浸在惶惑而惆怅的思绪里,还会有很多时间在思考和询问里徜徉。

七

遥望塔里木河上游那一座座水库,一片片沙漠绿洲,一座座小城镇和村庄,你知道,至今,只剩下水量也严重减弱的孔雀河和一座可怜的水库,还在时断时续地供给罗布淖尔海子一些水脉,让它还保持那么一湾浅浅的水面,保留着“海子”的一点点浅薄尊严!也许,不久的将来,有一天,罗布淖尔海子会彻底干涸,化作一种记忆,人们只能在字典里寻觅到它的名字!

也许,你终于明白了,天山和昆仑山奔涌而下的无尽雪水汇聚而成的塔里木河水系,为什么会由激流澎湃的壮小伙儿,变成气喘吁吁步履蹒跚像得了肺病病的耄耋老人?

也许,你想对那一座座水库,一片片沙漠绿洲,一座座小城镇和村庄大声喝问:

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什么时候,罗布淖尔海子才能再现水面辽阔、碧波荡漾、肥鱼争游的旧时美好风光?

什么时候,我才能在罗布淖尔海子的浩渺烟波里恣肆游荡?

也许,这些思考和询问,就是你长久深埋心底不忍抛舍的希望!

也许,这希望,恰是支撑你穿越几千年依然坚硬的力量!



字字是爱,满怀苍凉

点评

这篇文字有着异域风情,胡杨树做成的小船,罗布淖尔碧波荡漾的往昔,搁浅在越来越狭窄的海子上的,不仅仅是木船,还有岁月、记忆、爱情、音乐,还有所有生活的希望。罗布人在沙漠中的海子边打鱼狩猎,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保持着原始的风俗习惯。如今,自然环境的破坏,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作者的追问,是对发展的反思,也是对青山绿水美好家园的向往。全文字字是爱,满怀苍凉。

初评委:张艳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作协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

